

徐贵祥 著

马上天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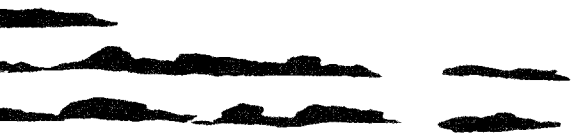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徐贵祥 著

马上天下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马上天下/徐贵祥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9

ISBN 978-7-02-007724-3

I. 马… II. 徐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80733 号

责任编辑:脚 印 洪清波

装帧设计:何 婷

责任印制:王景林

马上天下

徐贵祥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382 千字 开本 680×1000 毫米 1/16 印张 30.5 插页 2

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0

ISBN 978-7-02-007724-3 定价 3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第一章

十六岁以前，陈秋石一度认为自己是贾宝玉或者梁山伯，至少也是张生。那时候在他的脑子里，隐贤集是一个古老的城镇，而他的那个陈家圩子，同大观园应该有差不多的光景。

隐贤集不大不小，在大别山西北的一个平坝上，一个卞字形的老集镇，主街东西走向长二里有余，南北走向不过一里，街心一条青石板路，抵到头最东边的那一点，就是陈家圩子了。陈家圩子四面环水，自成一体，通过那条宽不到五尺、长三丈有余的竹笆吊桥同老街面相连。

陈家圩子就是陈秋石的家。圩子最南面是一个厚砖门楼，进门两手各有砖墙草顶厢房三间，一条略微向上的缓坡，往上十几步，仰头便是明三暗五的正房，灰砖黑瓦，飞檐翘角，颇有气势。

陈秋石的书房在正房的后面，两间精致的青砖小屋，门前一条碎石甬道，同前院连接。甬道两边，各有一个砖垒的花台。石榴桂花蔷薇芍药，春夏秋冬都有颜色。一句话说到底，陈家圩子这个小小的后院，同前院截然两个天地。前院都是人间烟火，吃喝拉撒，牛羊鸡鸭；后院闹中取静，宛若世外桃源，是一个白天能看美景、夜晚能做美梦的好地方。

陈秋石把自己当成贾宝玉，跟他家的这个圩子有很大的关系。倘若住在佃农的草房里，他断然不会产生这样的联想。年少时偷读《石头记》，书中的锦绣文章他背得不多，风花雪月的故事倒是记了不少。陈家圩子在他的心里被分成了好几块，一块是怡红院，自然就是他的那两间小房子。至于哪里是潇湘馆，哪里是梨香院，就要看心情了。每每从私塾馆回来，走在陈家圩子的竹桥上，陈秋石的心里头装的尽是大观园的秋菊春兰。锥刺股驱不走那份向往，头悬梁拴不住那颗心，孤灯枯坐，看门前花

开花落，听夜雨时轻时重，幻想葬花黛玉的滴滴血泪，憧憬抱病补裘的晴雯，品味初试云雨的袭人……

七想八想，就想出毛病了，梦中被窝里的狼藉故事自不必说，白天看人的眼神儿也不一样。有一次在学校排戏，对戏的是隔壁爱群女校新来的安筱芬，一个穿着洋装的娇小玲珑的女孩子。他看着安筱芬，恍惚间思接千古，神游八荒，本来是排新戏《山河魂》的，他居然咿咿呀呀地唱了一段，不知道那调门是黄梅戏还是庐剧，南腔北调，不三不四，倒也情真意切：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，开不完春柳村花满画楼，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，忘不了新愁与旧愁……

陈秋石在不知不觉中唱得十分投入，两眼含泪。安筱芬没办法接戏，干瞪眼看着他唱。好在是排戏，而且是自编的新潮戏，怎么唱怎么有理。后来编剧本的同学赵子明发现不对劲了，跑到台上瞪着眼珠子问，你唱的是什么？怎么像贾宝玉样？陈秋石这才警醒过来，眼珠子一转说，什么贾宝玉？我在练嗓子呢。

陈家圩子自然比不得大观园的排场，事实上这只是一个乡村财主的土圩子，脏兮兮的全然没有大观园的优雅和繁荣。每次陈秋石从前院走过的时候，就会感到一种莫名的沮丧。前院东边的厢房，一间用来囤积粮食饲料，另一间是灶屋，里面还住着陈家惟一的老妈子杜郭氏和她的男人杜驼子。西边的厢房，除了堆放农具，农忙时也供短工住宿。厢房后面还有牲口棚，紧挨着圩沟，前前后后除了牛粪、猪粪，还有鹅粪、鸡粪、鸭粪、狗粪……这些粪便都是他爹的宝贝，每日大早起，牲口在前，他爹在后，倒钩粪铲，背着粪箕，先圩沟外，后圩沟里，先房前，后塘边，就像拾金子那样拾粪，寸土不留，一泡不剩，全都倒进粪窖里，发酵数日，臭气熏天。等他爹把粪拾完，太阳就该出来了。太阳一出来，杜驼子就迈着母鸭一样的步子，顶着龟壳一样的脊背，吆喝着水牛下田了。

这情景陈秋石小时候习以为常了，可是自从上了淮上州的国立中学，见识过城里的花园洋房，领略过城里人身上的气息，他就有点自卑了。说到底，他还是个乡下人啊。

最让他自卑的，还是他的爹。就是从他爹陈本茂的身上，他彻底弄明白了，别说贾宝玉，就连同窗赵子明那样的日子，离他也十分遥远。赵子明的爹是淮上州里的律师，家里住着洋房，上学还有黄包车接送，有皮鞋领带，而他呢，除了一个两间砖房的小屋，要说还有什么，那就是一个俗不

能耐的家了。

清明节的前一天，国文先生黄德胜带着新潮剧社几个同学下乡踏青，还特邀了安筱芬，晌午在陈家圩子吃饭。爹娘倒是很客气，杀鸡摸鱼打豆腐，在后院搞了七碟子八碗，让陈秋石在他的老师同学面前狠狠地抖了一回面子。

那天陈本茂倒是识相，黄先生再三邀请，陈本茂坚持没有跟斯文人同桌进餐，而是跟陈秋石的娘和杜驼子杜郭氏一千人等在前院灶屋里吃。偏偏安筱芬热心，吃了半截，自作主张端了半碗栗子炒鸡往前院送，没想到就看到了那一幕——陈秋石的爹正在舔碗。

陈本茂舔碗的历史比他的年纪约略只小一岁，有四十多年光景了，杜驼子舔碗的历史是在他给陈家圩子当长工之后，这二人舔碗的技艺都很高超，各有特点，陈本茂是左三圈右两圈，从外沿到碗底，这样可以避免脸皮刮到稀饭汤。杜驼子舔相差点儿，是双手捧碗，从下到上，从左到右。舔碗成了陈本茂和杜驼子吃饭后的一道不可或缺的工序，即便是丰年，家里顿顿有大米白面，他们也还是要舔碗，如果不让他们舔碗，他们那一顿饭就算白吃了，吃多少都饿。

一个有几十亩良田的当家人，居然舔碗底，伸个大舌头卷来卷去，像个大牲口似的，委实很不雅观，这也是陈秋石对他爹诸多不满意中最不满意的一件事情。有一次陈秋石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壮起胆子说，爹，家里粮食又不是不够吃，你舔碗干啥？

他爹伸长脖颈子看着他说，够吃？啥时候粮食能让人可着肚皮吃？丰年够吃还有灾年呢，啥时候都不能忘记勤俭。

陈秋石说，那也用不着舔碗啊，舌头在碗底转来转去，看着恶心！

他爹说，恶心？读了几年洋书，你就把自己当金枝玉叶啦？我跟你

说，读完这几年，你照样回来给我下田，喝稀饭你得把碗底给我舔干净。

说了几次没用，反而被老爹抑扬顿挫地挖苦，陈秋石以后就不再说，只是尽量不去看他爹的舔相，眼不见，心不烦。他爹变本加厉，照样舔碗不说，还搜肠刮肚编了一个顺口溜：大米稀饭胜白银，粘在碗底亮晶晶，舌头一卷刮肚里，勤俭持家不丢人。有时候高兴了，开饭前老地主会洋洋得意地哼几句，好像是故意气他的儿子。

好在，过去的岁月里，老地主舔碗不为外人所知，倒也无伤大雅，没想到这次就舔出洋相来。

陈秋石的爹和杜驼子吃的都是杂粮饭，半干半稀，就着萝卜干，已经吃完一碗了，正在做最后的清场。安筱芬端着半碗栗子炒鸡走近灶屋的时候，一眼就看见陈秋石的爹在舔碗，舔得叭叭地响。安筱芬愣住了，进不是，退也不是，扑哧笑出声来，转身就跑，正好撞在随后而来的陈秋石的怀里。

陈秋石感到纳闷，眼睛从安筱芬的肩膀上面看灶屋，他爹在那当口正端着碗傻呵呵地看着他。陈秋石一看他爹那副模样，顿时就明白了，又气又恼，一把推开安筱芬，面红耳赤地说，安筱芬，谁让你到灶屋来的？

安筱芬端着碗，很委屈地看着陈秋石说，对不起陈秋石，我……老人家把好吃的都给我们了，我不忍心啊！

陈秋石说，我们家就是这规矩，你来凑什么热闹？顿了顿又说，不许跟大伙儿说啊！

安筱芬眨巴眨巴眼睛说，说什么？我什么也没有看见。

这件事情对陈秋石的打击太大了。似乎就在那一瞬间，当头一棒使他明白过来了，他是贾宝玉吗？非也！看看他的爹就知道他今生今世不可能是贾宝玉了，他的爹不是贾政，不是贾赦，甚至不是贾珍，他爹充其量就是个焦大，不，连焦大也不如，焦大还不舔碗呢！这个陈家圩子，哪里有一点大观园的景象？

二

陈秋石在隐贤集读过六年私塾，又考到淮上州国立中学，人就变了个样子，即便回家，也是一身干干净净的学生装，头上一顶黑呢子学生帽，兜上还挂着一根自来水笔，人模人样的。他爹陈本茂一看见陈秋石坐在书房里读书写字摆弄学问，心里就很滋润。他哪里能想到，儿子不光念书，还唱戏，不光唱戏，还结交三朋四友，男男女女都有。常常是在放假那几天，儿子回来，屁股后面还跟着几个，后院里搬几个凳子，装腔作势，高谈阔论，什么时局啦，军阀啦，民主啦，国民革命啦……陈本茂一听这些云山雾罩的东西心里就别扭。

陈本茂是个正经的土财主，有了一份殷实的家业，他还照样和长工短工一起下田干活，连一泡尿都舍不得在别人的地里拉，哪怕赶集在外，也必定要夹紧裤裆把尿带回到自己的地里撒。陈本茂把汗水摔成八瓣落在

田里，供儿子上学读书，是巴望他能像他堂兄那样在淮上州、顶不济也在玫山县里谋个正经的差事，打官司也有了底气。可陈秋石却不以为然。有一次他爹愁眉苦脸央求他不要结交那些游手好闲之徒，不要去搞什么青年会主义团之类的半吊子事情，岂料陈秋石眼皮一闪，有板有眼地说，大丈夫当有经天纬地之志，此值风云际会江山板荡之际，正是我等有志青年大展宏图改良民族的时机，小小的玫山，岂是我辈久留之地？

陈本茂听得半是明白半糊涂，陈本茂跟他的表哥、镇上的秀才马先生说，这小子成天像没头苍蝇样，学堂一停课就乱窜，你说咋办？

马先生琢磨了半天说，老表，你有麻烦了，咱这表侄在城里念了几年书，怕是把心念野了。赶快找个好人家，给他娶房媳妇。你管不住了，让他媳妇拴住他，裤腰袋拴人比大牢都管用。

这话正对了陈本茂的心思。陈家人丁不旺，三代单传，愁的就是后嗣烟火。看这个半吊子的光景，倘若下手迟了，没准哪天他就跟那些半吊子同学远走高飞了。陈本茂自从听了马先生的话，就把给儿子说媳妇当成了头等大事。

民国十五年，大别山闹出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，一帮子城里人，联络了一帮子乡下人，成立了农会，要搞土地运动。隐贤集附近的几家大户惶惶不可终日，组织了民团，派人来找陈本茂，要他出钱买枪，维持地方治安。陈本茂连想都没想就把来人撵走了。陈本茂说，他打他的天下，我种我的田，井水不犯河水，我凭什么出钱买枪？

话是这样说，但是这件事情还是让陈本茂的头皮麻了一阵。钱，陈本茂自然是不会出的，就算闹土匪，也应该由政府出钱，关他什么事情？他担心的是他的儿子惹麻烦。陈本茂斗大的字认不得一箩筐，可是这个世界上的道理他懂得不比儿子少。儿子结交的朋友都是些什么人，他寻常看在眼里记在心里，那都不是本分的过日子的人，一个个牛哄哄的，把脸涂得花里狐哨，戏台上当了两天关羽岳飞，就真把自己当成关羽岳飞了。眼下大别山里闹暴动，没准哪天一不留神，让他们把儿子给撵掇上山了，那就把本亏大了。想来想去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赶紧给儿子找个媳妇儿，把他拴在女人的裤腰带上，或许是个上策。

陈秋石的叔伯姑妈、隐贤集著名媒婆陈小嘴给陈家提的第一个人选就是蔡菊花。

三

陈秋石还没有见着蔡菊花，就先一肚子不受用。十六岁那年，他已经明白了他没有贾宝玉的命，不太可能有那种用水做的国色天香来爱他，可是他毕竟念过私塾，上过中学，淮上州里见过洋房，码埠街上听过庐剧，算是有见识的人。再不济，也不至于找个裹脚女人当媳妇啊！他想找一个像安筱芬那样的女学生，搞一场自由恋爱。那年头，外面的世界乱哄哄的，正在提倡新式恋爱新式婚姻，城里的女人早就不裹小脚了。

蔡菊花的祖上是胭脂河的茶叶商，家境殷实，这倒在其次，重要的是陈小嘴那张小嘴委实厉害。陈小嘴说，这菊花啊，知书达礼，心灵手巧，人呢，细皮嫩肉，长腿细腰。腰细屁股大的女子，主生男娃，一生一个准，不上二十年，保你陈家下上七个八个。

自然，陈本茂也不会单听陈小嘴的一面之辞，他让婆娘拿上陈秋石和蔡菊花的生辰八字，找街北头的孙半仙给算了一卦，别的不问，单卜生男育女。

陈秋石他娘颠着小脚，舞扎着巴掌，迈着罗圈腿，笑逐颜开而去，愁眉苦脸而归。问是怎么啦？他娘就把孙半仙的说辞一五一十地说了——家有万金不为富，五个儿子绝户头。陈本茂没有听明白，婆娘就解释给他听，家有万金，就是十千金，一个女婿半个儿，十个女婿不是五个儿子吗？有了这五个儿子，照样是绝户头。

陈本茂一听这话，原本伸长的脖颈子立马就缩回来了，垂下的脑袋就像被霜打的茄子秧，蔫了半晌才抬起头来，抠抠眼窝瞅着老娘们说，咋会这样，咋会这样，你是咋搞的？

婆娘说，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

陈本茂说，你是不是把啥子搞错了？

婆娘说，我都是按你说的，这生辰八字一个字不差啊。

陈本茂问，那块光洋给了吗？

婆娘说，这么大的事，哪敢打折扣？

陈本茂不看婆娘了，看墙，看了好一阵子，才对着墙头说，孙半仙啊孙大头，我跟你前世无冤今世无仇，你怎么就给我弄出这么个卦呢，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？

就此一卦，陈本茂一病不起，三天只喝了两碗稀饭。

陈秋石他爹一病倒，他娘就慌了，跟儿子商量，赶紧找个媳妇吧，给爹一个定心丸，别让你爹一病不起啊。

陈秋石对于娶亲本来没有什么积极性，只不过他爹火烧屁股地急着抱孙子，他才勉强应付。再说，林黛玉只能活在梦里，而对于女人的渴望却是与日俱增的。他有自知之明，他早就过了贾宝玉的年龄。

基于以上想法，陈秋石才答应了他爹的要求。但是答应娶妻不等于答应娶蔡菊花，一听说蔡菊花和他的八字不合，陈秋石心中暗喜。陈秋石对他娘说，棉花落地砸不烂脚后跟，活人还能被尿憋死？爹的病是心病，缘起蔡菊花，咱跟他蔡家八字没一撇，不提这门亲事不就得了吗？

他娘说，儿啊，你对那菊花就没动点心思？那可是方圆十里人见人夸的好闺女啊！

陈秋石说，井里的蛤蟆簸箕大的天，离了张屠夫，不吃带毛猪。

他娘眨巴眨巴眼睛说，儿的话，是咱别处提亲？

陈秋石说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，哪里没有好女子？那蔡菊花，一听名字儿子就不喜欢，儿子不喜欢菊花，儿子一闻菊花，身上就起疱疹，娘又不是不知道。

他娘听明白了，跑到里屋跟当家的说了，当家的坐起来，啃了一块鞋底大的馍馍，当天就把事情定下来了，掉过头去，另选一家。

另选的一家姓袁，女子名叫冬梅。陈秋石一听这名字就高兴，后来又听说这袁冬梅读过新学，而且没有裹过小脚，陈秋石更是动心，摇头晃脑地吟诵道，宝剑锋从磨砺出，梅花香自苦寒来。善哉善哉，冬梅秋石，珠联璧合也！

这次不找陈小嘴了，找了码埠街的张大脚，也是方圆有名的媒婆，比陈小嘴还有来历。张大脚一番游说，两边美言，弄来袁冬梅的生辰八字，请孙半仙再算一卦。这次带去的是两块光洋。

在贴着神像的供堂前，孙半仙洗手焚香，面壁而坐，闭目揖手，嘴里念念有词。陈秋石他娘心里七上八下，眼里一半惊恐一半敬仰。约摸两袋烟的工夫，孙半仙睁开眼睛，抓住签筒，左三圈右两圈，然后让陈秋石他娘抽签。

陈秋石他娘的手抖着，颤着，心里一狠，伸出鸡爪一般瘦骨嶙峋的五指，抽了一根竹签，自己没敢看，双手擎着送到孙半仙的面前。

孙半仙举着卦签，对着门外的日头，眯缝起老眼左看右看，然后眼睛猛然一睁说，恭喜恭喜，上上签，家有万金做新娘，一门十郎新姑爷。

陈秋石他娘没有听明白，说，神仙，你再说一遍。

孙半仙说，家有万金，是说十个千金娶进门。你们家十个少爷，不是别人家的十个姑爷么？

陈秋石他娘这回听明白了，颠着小脚一溜小跑回到家里，如此这般说了。陈本茂那时节正坐在前院中间的磨盘上吸水烟，端着水烟筒愣了半晌，没防备眼泪就出来了，哽咽着说，苍天有眼，苍天有眼啊。我陈家世代行善积德，修桥铺路，造福一方，老天爷他都看在眼里啊！

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，两家说好，下了庚帖，定金彩礼嫁妆一应俱全，择吉日良辰，吹吹打打，欢天喜地就把人给娶回来了。娶了儿媳妇，陈本茂趁热打铁，让陈秋石干脆把学也退了，免得让那半吊子学堂弄得人提心吊胆，专心致志地在家给他造孙子。

小家碧玉袁冬梅果然俊俏，生得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。新婚之夜，两个学问人琵琶半遮，谈起男欢女爱的感受，陈秋石撑着眼皮说，金榜题名时，洞房花烛夜，只知道做这事快活，没想到这么快活！

半年不到，陈秋石的眼眶子越凹越深，袁冬梅的肚子鼓了起来。

一家人都把袁冬梅当作鸡蛋一样捧着，地是不让下的，灶屋也是不让进的，连针线活都不让做了。

陈秋石有点不高兴，对袁冬梅说，叫你别怀上，可你偏偏给怀上了，大个肚子，多俗气啊！

袁冬梅一点儿也不恼，笑吟吟地说，一个巴掌拍不响啊，怀上了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啊！

妊娠四个月，为了确保孙子平安，陈本茂还做了一件不近情理的事情，让婆娘子搬进新房，陪伴儿媳妇一起住。儿子又回到后院，住进了书房，书房外间放着陈本茂的一张床，陈本茂夜夜睡在这张床上给孙子把门，为的是防止猴急的儿子熬不住饥渴，去骚扰孙子的好梦。

跟媳妇分床的头几天，陈秋石彻夜不眠，在床上翻来覆去地贴大饼，把被褥都揪烂了。陈本茂在外间听儿子一会儿唉声叹气，一会儿狼啸虎吟，丝毫不为所动。这种事情他经历过，扛一扛就过去了。

渐渐就到了临产期。有时候大白天里，娘到外面忙活了，陈秋石就窜回自己的卧房，手忙脚乱地把媳妇的衣裳扒了，不能干，看看总是行吧？

可是越看越上火，妊娠期的袁冬梅更是丰盈水灵，那一对渐渐饱满的乳房，宛如雪白的凝脂，上面镶嵌着两枚花瓣一样暗红色的乳晕，缀在乳晕上面的，是两颗鲜艳娇嫩的乳头，就像雨后太阳下晶莹剔透的樱桃，让陈秋石垂涎欲滴。

陈秋石迷醉妻子的身体，那经过灌溉的身体是那樣的洁净，那样的高贵，那样的实惠。可是，他不能再继续下去了，门外他爹就像一条警惕的老狗，随时都有可能破门而入照他脸上给一掌，媳妇肚皮里面还有一个不知模样的对头，正在警惕地防御着他的偷袭。

大约半年，陈秋石都是在饥渴和愤恨中度过的。

就这么捧到瓜熟蒂落，哪里想到坐月子撞到了天大的麻烦，袁冬梅的肚子里揣着个横胎。全家人折腾了一夜，第二天早上，一张黄纸盖上了袁冬梅的脸，三天后从陈家抬出一大一小两副棺材。喜事转眼变成了丧事。

丧事吹吹打打办了好几天。陈本茂这次倒是没有病倒，但是那张老脸眼看着就失去了血色，最后连水色也不见了，活脱脱一张薄纸蒙在颧骨上。一连几天，陈本茂一言不发。

大难当头，还是陈秋石稳住了阵脚，有天晚上喝稀饭的时候跟他爹说，自古好事多磨，天降大任于斯人，必先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命中有此一劫，劫后余生，必有后福。

陈秋石的半吊子话他爹永远似懂非懂。陈本茂端着稀饭碗，眼睛不看儿子，看稀饭，碗面上映出树皮一样的皱纹。陈本茂说，诸葛亮本事大吧，不也娶个丑婆娘？婆娘是啥？就是下蛋的母鸡！

陈秋石说，姻缘玄机，讲究缘分，爹就不要再操心了，儿子自有主张。

陈本茂端着碗叭叭哒哒转了一圈，半碗稀饭就进了肚子，再转一圈，碗底就空了。陈秋石赶快把爹的碗接过来，到灶屋又盛了一碗稀饭，双手捧给爹。陈本茂接过碗，抬头看着儿子说，你爹这一辈子脸朝黄土屁股朝天，没日没夜地土里刨食，盼就盼有个香火。你爱唱大戏吹大牛，读半吊子书，做半吊子事，爹都不管。给爹留下一男一女，你爱到哪里到哪里，你就是到天上当孙悟空，爹都不管你。

陈秋石说，爹你不能把我看成半吊子，我有理想有抱负，怎么能说是半吊子呢？生儿育女，是人都会，这个有什么发愁的？

陈本茂把稀饭喝完，伸出大舌头舔碗底。自从袁冬梅死了之后，陈本茂就恢复了舔碗的习惯，而且变本加厉，吃到最后一碗，不管碗底有没有

东西，不管舔了几遍，无事可做，就再舔一遍。陈本茂舔碗底的功夫十分了得，嘴不动碗动，碗在陈本茂的手里，就像安在轴上的轮子，转得非常匀称，左三圈，右两圈，碗底的稀饭汤就荡然无存了。

陈本茂舔完碗底，又伸出舌头舔嘴，舔完了把碗往磨盘上一搁说，别说是人都会，那也得看是什么人。你要是有能耐，就给我正正经经过上年把二年好日子，娶个媳妇，留下个带把的，哪怕他也是个半吊子，爹也认了。到那光景，你去走你的阳关道，爹不拦你。

陈秋石说，好，爹你就等着吧。

过了半年，陈家恢复了元气，提起精神，给陈秋石再娶一房，是码埠街王家小姐。没想到这次更是蹊跷，新娘子进家门还不到半个月，没来由突发急症，一命呜呼。

一家老小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哭得死去活来，媳妇娘家更是不依不饶，呼啦啦几十号人从码埠街涌到隐贤集上，要打架，要验尸，要偿命。倘不是致山县官判案明白，陈秋石父子差点儿就进了大牢。

四

一场官司打下来，陈家就败落了，卖了四十亩水田和隐贤集街面上的三间作坊。陈本茂还在咬紧牙关活着，活着的陈本茂对儿子只有一句话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不见孙子，我死不瞑目啊！

这次没找孙半仙了，在陈本茂的眼里，孙半仙的话终于成了屁，于是回过头来再找陈小嘴。

陈小嘴说，事可过一，不可过二，过二不可过三。你们家呀，就是因为不听我的话，才有了这两年的背运。

陈秋石爹说，是是是，他姑说的句句在理。

陈小嘴说，你们家如今找媳妇恐怕难了，方圆一百里都知道，你们家少爷克妻，娶一房死一个。

陈本茂面如死灰，呆了半晌才说，他姑，你那张小嘴千金难买，死的也能说成活的，你再给咱想想办法吧，你不能看着咱陈家断子绝孙啊！

陈小嘴说，老哥哥，我问你，蔡菊花哪点不好？

陈本茂说，哪点都好，就是孙半仙说八字不合，要生十个丫头呢。

陈小嘴说，孙半仙的话你要是再听，我立马拔腿走人。

陈本茂舔着嘴唇说，别说孙半仙他才是个半仙，他就是全仙，咱也不听他的了。咱听你的，你是神，神比仙大。

尽管家道中落，陈本茂还是勒紧裤腰带拿出十块光洋，让陈小嘴去胭脂河蔡家走动。岂料此一时，彼一时，蔡家不干了。蔡家说，怎么着，贩牲口啊？他陈家已经是穷光蛋了，他陈家少爷克妻的命呢。咱可不能把黄花闺女送到火坑里。

回话传来，陈本茂差点儿上吊，厚着脸皮央求陈小嘴再去说合。陈本茂说，花钱不怕，横竖还有几十亩田，要是绝后，陈家还要这些田做啥？

不知道又费了多少周折，幸亏陈小嘴的伶牙俐齿，讨价还价搞了七八个回合，才算把这门亲事给定下来。此时的陈家，只剩下十几亩薄田和一间染坊了。

隐贤集的街坊邻居都说，陈秋石娶蔡菊花，是天定的姻缘，老天爷就是要让陈家一败涂地之后，才会把蔡菊花送到陈家，不然的话，陈秋石怎么能看上蔡菊花呢？

蔡菊花的丑，是老天爷也帮不上忙的，小眼睛，方脸盘，完全不是陈小嘴夸赞的那样水灵，只不过有一点陈小嘴没有撒谎，那就是细腰肥腩。洞房之夜，掀开盖头，陈秋石一看蔡菊花的模样，犹如当头一棒，眼前金星直冒。他过去是知道这女子不漂亮，他没有想到这么不漂亮。

那夜，陈秋石坐了半宿，蔡菊花哭了半宿。她知道自己模样不俊俏，她配不上陈秋石。她担心陈秋石今夜不碰她，也许就一辈子不碰她了。那她还有脸活着吗？生不如死啊！

蔡菊花的担心是多余的。再不俊俏的女人也是女人。陈秋石是娶过两房女人的男人，他懂得女人是什么滋味，同床异梦，长夜难眠，是不可能持久的。

陈本茂看出了他的儿子不喜欢自己的媳妇，一着急，就顾不上长辈的尊严了，就顾不上斯文体面了，半夜里把儿子叫出门，手指头点着儿子的鼻子骂，男人立身三件宝，薄田丑妻破棉袄。什么俊不俊丑不丑的，夜黑吹了灯，东西还不是一样的东西？

话粗理不粗，爹说的没错啊。陈秋石叹了一口气，回到洞房，恶狠狠地吹了灯，上床后啥话也不说，把对面的人搬过来，摸摸，东西果然是一样的东西，上面软软的，下面湿湿的。这一摸，就摸出了个别样滋味。此时在他身边的，已经不是什么蔡菊花了，而是袁冬梅。他二话不说，骑上那

热热的软软的身子，满腹的愤懑和憋屈都在那一瞬间凝聚在一起，铸成一柄坚硬的犁铧，插进那片深不可测的水田里。他先是听见了一声隐忍的呻吟，紧接着肩膀就被掐住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陈秋石摸摸后背，并没有起痘痘，而是泛起了几条血印子。那血印子不痒，却有点疼。

陈秋石醒来的时候，蔡菊花还在酣睡。陈秋石起身到尿桶边上撒了一泡尿，抖落着自己的玩意儿回到床边，瞥了一眼蔡菊花的睡相，心里突然涌起一阵悲哀，这个提心吊胆的女人终于把自己嫁出去了，她的那块黑乎乎肥沃的土地，终于有了男人插进了犁铧，哪怕就播种这一次，她也算完成了一个女人的事业，她可以当之无愧地作为一个女人活在世上了。而她的成功，意味着他也成功了吗？

陈秋石掀开了盖在蔡菊花身上的被子。他盘算着，如果这个丑婆娘惊叫，他就干脆来硬的，强行把她拖在地上，让她大喊大叫，让他的那个只要孙子不要儿子的老爹听个明白，他要通过欺负自己的媳妇达到报复老爹的目的。

可是出乎意料，当他把被子从蔡菊花的身上扯开的时候，这个丑女人并没有尖叫，也没有反抗，她只是缩起了膀子，把赤裸的身体搂成一团，在床上瑟瑟发抖。

陈秋石有些不忍了，他踌躇了一下，还是动手把蔡菊花的胳膊搬开了，让她四肢伸展。他要毫不遮掩地打量他的丑婆娘的全部。蔡菊花好像明白了他的心思，他把她翻过去的时候，她只是略略反抗了一下，就放弃了，她把自己伸开了，闭着眼睛，一言不发地把她的全部袒露在他的面前，袒露在这个知书达礼却又有着禽兽心肠的男人面前。

陈秋石终于看清了女人的全部，他的失望和痛苦就像梅雨季节的河水一样汹涌澎湃。他再也见不到袁冬梅那样雪白如凝脂的乳房了，再也见不到那晶莹剔透的樱桃般的乳头了。眼前的乳房，就像粗糙的杂面馍馍，发黑，发黄；眼前的乳头，就像两颗从刺窝里剥出来的紫黑色的桑葚，没有一点鲜花盛开的气息。这哪里是乳房啊，这叫奶子，他妈的这是乡下人的奶子啊！

两行眼泪从陈秋石的眼角流了出来。就在他要扭头的一瞬间，他发现床上伸张四肢咬紧牙关躺着的那个人，已经是泪流满面了。陈秋石的心霎时又软了。他走上前去，把被子盖在了丑女的身上。

日子依旧按照陈本茂的设想往前走。

翌年春天，蔡菊花给陈家生了个胖大小子。这一年陈秋石刚满十七周岁。陈家重振雄风，上下一片喜气洋洋，陈本茂老泪纵横，把半米袋子铜钱扛到院子外面，像播撒稻谷一样地漫天撒。

那正是春荒时节，有不少叫花子从十里八乡赶过来，陈家圩子门楼外面支起一口熬粥的大锅，但凡有来贺喜的叫花子，稀饭管饱。

就在这一片欢天喜地中，陈秋石却闷闷不乐。陈秋石一见那孩子就不喜欢，那孩子一点也不像他，没有双眼皮不说，眼睛小得眯成一条缝，大方脸，一看就是蔡菊花的模板。

他爹忙里忙外，陈秋石却熟视无睹，把脸拉得老长，站在门楼西边的大槐树下冷眼相观，就像看别人家的热闹。他爹眉开眼笑，忙得满头大汗，热气腾腾地蹦到他身边说，大喜的日子，你哭丧个脸干啥？还不去好好照顾你媳妇！

陈秋石看着他爹，没搭腔。

他爹说，你媳妇是有功之人啊，陈家的恩人啊！往后不许你再骂她一句，你老子要见到十个孙子才闭眼。

陈秋石哼了一声说，老母猪下窝子啊？还十个呢，像这种丑八怪，生出一个我都嫌多！

他爹伸长脖颈子，暴着青筋，抡起巴掌说，孽种，你说啥？

儿子满月的第二天，陈秋石从隐贤集上消失了。

那正是鄂豫皖地区闹红军的时节。关于陈秋石的去向，有很多说法，当然孙半仙的说法最有权威性。孙半仙言之凿凿地说，他在淮上州亲眼看见陈秋石跟着国军江亭耀部队走了，因为他念过书，肚子里有文墨，到了国军里就当了军官。离开淮上州的时候，他骑着一匹大马，屁股后面还挂着盒子枪。

五

陈秋石并没有跟江亭耀的部队走。

孩子满月的第二天，赵子明来了，约陈秋石回到学校排戏。过去陈秋石参加排戏并不是因为爱好，而是因为新潮剧社不光有赵子明这样的英

俊小生，还有几个新潮女生，大家在台上演生死爱情，如醉如痴物我两忘。演戏可以让死水一潭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，可以让陈秋石体会到生活中不曾体会到的豪迈和英雄气概。在寻常日子里想都不敢想的事情，在戏里就能够做到，金戈铁马，鼓角争鸣，甚为壮烈。

自从娶了袁冬梅并且退学之后，排戏对他来说已是幼稚的游戏了，兴趣日渐淡薄，而自从袁冬梅罹难之后，他都快把这件事情给忘记了。

赵子明这次来隐贤集，样子有点神秘。赵子明说，这次排戏，要见到大人物，要做大事。陈秋石稀里糊涂地问，难道一个小小的新潮剧社，还能把天给翻了？赵子明说，差不多吧，我们就是要翻天。陈秋石心头疑疑惑惑，再问，赵子明却不愿意多说了，赵子明说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

到了淮上州之后，陈秋石才发现，这一次的所谓排戏，真的是要上演一场大戏了。赵子明领着他到皋城大饭店参加了一个秘密会议，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成立淮上州军事特委，同白色恐怖开展武装斗争。

陈秋石既不是共产党员，也不是青年团员，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让他参加会议。据说这次开会还很危险，外面有人站岗，风声倘若传出去，被江亭耀的部队抓去，那是要杀头的。

陈秋石参加革命的想法并不是没有，而那主要停留在口头上，跟叶公好龙有点相像，说几句大话，唱几句高调，发一些无关痛痒的牢骚，或者附庸风雅，都是没有问题的，真的拿起刀枪去血肉横飞的战场上冲杀，他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。

最初坐在会场的杳晃里，陈秋石心猿意马，老是担心会场会被军警突然包围。会议领导人周因德在台上讲话的时候，他的两只眼睛不停地骨碌。他在察看出逃的路线，一旦有了情况，从正门是跑不脱的，他右手边有个窗户，栏杆是枣木的，虽然硬了点，抱起板凳还是能砸开的。

旁边的赵子明见他老是心不在焉，低声问他，秋石，你是怎么啦？这是党的重要会议，关系到淮上州革命力量的生死存亡，你要认真聆听上级的指示。

陈秋石支吾说，啊，我在听啊……是不是要组织军队上战场啊？

赵子明说，要成立淮上州独立师，开到大别山同江亭耀的部队作战，配合红四方面军反围剿。

陈秋石一听这话，脑袋都大了，心里埋怨赵子明没有早一点把话说清楚。赵子明当初劝说他到淮上州来，只是说要排戏，至多搞搞学生运动，